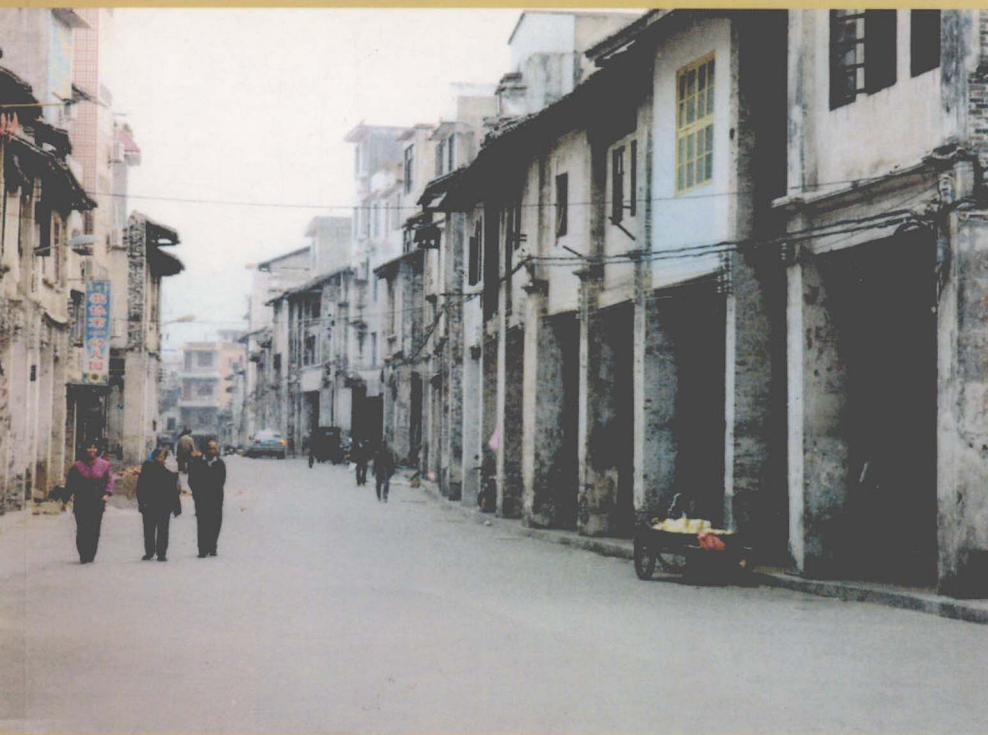


連州文史資料

(胡祖賢專輯)

第二十三輯



广东省连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连州文史资料

(胡祖贤专辑)

第二十三辑

广东省连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唐水旺、陈荣镁、陈 朴

连州文史资料·第23辑

(2005) 粤准印字第0116号

序

政协连州市委员会主席

周永信

胡祖贤今年83岁。他是连州市的资深会计。建国以来，多次为本市会计培训班授课；是连州文史的热心者，撰写过不少稿件刊登在《连州文史》、《清远文史》以及《南海文史》。我最初也是从《连州文史》知道他的名字。到市政协工作后对他就较为了解了。胡祖贤为人忠厚诚实，大家都尊称他为“胡伯”。

胡祖贤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现佛山市南海区），祖父辈就已迁来连州市经商百货、什货及兼营裁缝。他幼年随父从东陂镇搬到连州城，孩童时候开始就喜爱读书看报。由于家境所迫，在连州燕喜小学毕业即辍学帮家庭做生意，但他没有放弃读书学习，在订购不起书报的情况下，常年“租”书报自学，数年持之以恒，使语文水平日渐提高。

1944年，日寇侵占韶关，广州大学迁连州。胡祖贤以小学毕业的学历取得较高分的成绩考入了该校在连州开设的计政训练班，从事会计学习。一年之后，获得好的成绩毕业。这次学习机会，给他后来漫漫的人生之路奠下了基础。

1946年8月至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胡祖贤做的都是会计工作，经历也平凡。建国以来，先后任连县税务局、医药公司、财政局、湖口水猪场、商业车队、工矿公司、五金交电公司主办会计。

胡祖贤在连州土生土长，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熟知的事

情颇多，尤其对工商业界更是了如指掌。因此，凭着他对文史资料的挚爱和启发人们认识连州的真诚态度，自1986年以来，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在依然受聘当会计辅导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连州老一辈人中多方了解核实情况，结合自己掌握的材料，先后发表了30多篇亲历亲为或耳闻目睹的记实文章，对丰富连州的历史资料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便于更好地了解他的作品，我们决定将其汇集成专辑，以飨读者。

胡祖贤的记实文章多数篇幅不长，短小精干，但语言朴实流畅。只要你连续看，就会觉得有如潺潺流水，数点着连州及东陂一个个昨天已过去的故事；又仿佛身临其境，与人一起走进那一间间装饰古朴的商铺。同时，又能看到胡祖贤笔下对学校、师长、朋友的真情表达和无限的怀恋。

如今，胡祖贤已年愈八十，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言语清晰、步履稳健、精神饱满，仍然爱好看书学习，真乃活到老，学到老。藉这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写上几句话，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于连州

目 录

忆童年点滴·····	1
我受日机的扫射及目睹轰炸的回忆·····	4
抗日战争前后连州至连江口的水运·····	6
抗日时期的广州大学计政训练班·····	8
抗日战争时期连州见闻二则·····	10
连县纶美、大华烟厂的浮沉·····	11
抗日战争前后的连县盐业·····	14
历尽艰辛的湖南肩挑者与旅栈业·····	18
匪首骆瑞琪之覆灭·····	21
孔桂生先生二、三事·····	24
解放前后连县的印花税·····	26
我所知道的连州当铺·····	28
南海人在连州·····	30
解放前、后连县税务机构的变迁·····	42
税务烈士邓奇锋·····	48
连县自来水厂兴建前后·····	54
连州育婴堂及两女婴的轶事·····	59
抗战前的连县陶英初级小学·····	63
连县商业职工学校·····	65
湖南人促进连州经济的发展·····	67
两建两塌的东陂临江桥·····	72
连州见闻三则·····	75

抗战前东陂镇的两间腊味店·····	78
东陂至连州肩挑队素描·····	80
娱乐升平话当年·抗战前连县的文娱活动·····	82
忆黄文宽老师·····	87
连县趣缘酒家之今昔·····	90
从村姑到木偶戏配唱演员的胡香蝶·····	95
忆连县工商界知名人士易子常·····	98
值得学习的会计员——李兰汉·····	100
湟川河畔今胜昔·····	101
连县良种猪场的沉浮·····	104
货币琐谈·····	109
解放前夕三个报务员的厄运·····	113
封面：抗战时省政府五次迁连，图为繁华的商业街——中山南路（陈朴摄）	

忆童年点滴

童年点滴虽是一些小事，但也反映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状况。

一、长木桥和水车

三岁时，堂兄祖恩背着我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由东陂去连州。行至一条有瓦盖的木桥时他把我放下同坐在桥边的木凳上。我看见在桥边不远有两个大圆圈不停地转，不停地“吱吱吱吱吱”叫。我问“佢叫乜嘢？”堂兄答：“佢肚饿了。”我没再问。稍长后我才知道木桥是“良江翠仙桥”。两个大圆圈是以竹和木制成的水车，靠水力冲击自行转动把河水灌溉农田。那时星子河、东陂河、三江河所流经的农村大都有这些水车，是当时唯一的水利工具。如今，水车全不见了，木桥也改建为钢筋水泥桥了。

二、父教

我五岁便随父迁连州。他与人合股开布疋兼车缝店。他常教诲我，长大后做生意做工搵食，要勤俭，老实。他每天只给我一个铜仙买东西吃。过年时，长辈给我的“利是”钱（铜元）都放入瓦缸中。待做新衣时才用。我从小就烟酒不沾，生活朴素。后来数十年我都遵从父教。记得任财政局总会计时，我把旧医疗证布片（洗净晒干，每斤作价8角）七百余件接驳成一张被单，盖了十多年。我1984年退休，但仍受聘工作十三年，这期间没有睇过医生，也没去过旅游。而今，我每天的早餐只1至2元。

三、难忘的学长

我在陶英小学三年级时，一天，先生（老师）布置自学写

信。我思索良久，未能落笔。四年级同学刘宝奇见状，乃主动前来教我。于是他念一句，我写一句。记得信的内容：舅父大人尊前，自别以来，不觉数月，遥祝玉体安康为颂。甥入学后，在先生的教导下，学业猛进，堪足告慰。……。全信虽写好，但我不解其意。他再逐句解释，我始恍然大悟。当时的刘宝奇仅是十一岁的小童，却能主动帮助低年级的同学，实在是难能可贵。而我却获益良深。

四、拒收利是的医生

童年时的连州，仅有一间惠爱医院。设在城西的双喜山。居民患病大多请中医回家诊治持处方去药铺执药煎服。记得那时的医生有谢怀甫、蒲少衡、江冠华、孔伯奇等人。请医生看病一般是给一个包着银毫（2毫）的利是。但是有一个在连州故衣街开设怡昌饼店的刘剑虹先生也做医生。我家人及街坊，大都请他治病。他总是拒收利是。大家唯有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送给他一些食品，以表谢意。不知现在的医师，能否向刘先生学习？

五、巧合

我（胡祖贤）和游广炎，都有一个同音字，而且还有不少相同：两人都在东陂镇出生，后又迁到连州故衣街；（今中山北路）我的父亲胡荣在故衣街开荣兴商店，他的父亲游东富在故衣街开广盛隆商店；两人都同时考入燕喜小学读书，我读五年级，他读四年级；我二人都是走读生，每天从家到校往返各二次；学期考试时我是五年级第一名，操行甲。他是四年级第一名，操行甲；我毕业后遵父命学习商，他毕业后也遵父命学习商。这么多的雷同，殊属巧合。

六、租阅报纸

我在燕喜小学毕业，父亲要我做生意谋生，我只好遵命，但仍好学不倦向亲友借书看。那时有在广州出版的《越华报》和《国华报》，每月报费均三元。我付不起，于是向报贩租阅每月三角。报纸傍晚送来，次晨取走。我每晚看报，倘有认为佳句便摘记手册，籍以重看。因之，语文水平仍日渐提高，不少成语已长存于脑。如今，与友人会语或写作，多能善借成语。曾有朋友问我“好叻”，用什么表达？我不假思索地答：“出类拔萃”或“一枝独秀”，“木秀于林”、“鹤立鸡群”。

我受日机的扫射及目睹轰炸的回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导致我国军民死伤逾千万，而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核实。但日本政府至今仍不承认罪行。

抗战八年期间，笔者主要是在大后方的连州，没有经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情景。但也曾受过敌机的机枪扫射，以及目睹其投弹轰炸。作为一个幸存者之一，特忆述如下：

一、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十五日的上午八时左右，连州南门城楼的防空哨发出“当——当”的警报。并喊话“敌机十八架，连江口北飞。”于是我就跑步从南门头下的木桥到大巷口村附近暂避。但仅几分钟便闻解除警报声。于是漫步回城。行至菜园坝时却又闻紧急警报，而飞机声已隐约可闻了。于是我只好听天由命地急在沙滩旁边的小树下躲避。哒、哒、哒的机枪声和隆隆炸弹声交织在一起，持续了大约几分钟之久。警报解除后回到连州城知道常平社学（今武装部）被炸弹炸毁外，被炸而死伤惨重的是慧光塔附近的“老人桥”。据说死伤达百多人（确数未据公布），死伤者多是穿红着绿的妇女。我所认识的是一间布疋商店的老板名陈凤池也被炸死了。而我的父亲当时刚好也在被炸的地方附近。他虽幸未受伤，但惊魂甫定便立即乘车到东陂去，以免再受轰炸。仿若惊弓之鸟。

二、一九四〇年六月间，我与亲友乘船前赴三水县芦苞采购商品。

芦苞是三水县一个没有设防的小镇。不知何故竟被敌机轰炸多次，以致该镇的民房中不少已呈现残垣断壁，甚至是一片瓦砾。仍居该镇的人们每天从早晨便疏散到各农村去，傍晚才先后回镇经营商业或饮食服务行业。

此间的晚上，气灯和烛光照耀如同白天，四方八面的商贩先后前来进行商品的买卖交易。我们所雇的本船，白天就停在离芦苞以北约二公里的“刘寨”河边。在船中休息或上岸走动。记得有一天上午九时左右，我在河边突然遇到一架敌机低空飞行并以机枪扫射，我立即跑到大榕树边躲避。飞机飞在榕树的东南方，我跑到榕树的西北方，它飞到西北方时，我就躲到东南方去。如是者，反复几次，终于安全。仿佛和它捉迷藏，又有一天上午九时多，我正在船上休息，忽然听闻沉重的飞机声，不久，就见三架敌机在上空盘旋了。它们先后向芦苞镇投掷炸弹。我目睹其过程是：飞机先关闭油门向目标俯冲，投弹后又立即加大油门急速高飞。我看见飞机投下的炸弹时象一串黑珠，从上而下，随后便是隆隆的巨响和闪眼的火光，最后是浓烟冉冉上升。而若干房屋便随之倒塌了。敌机投弹后扬长归队去了。他们也许是去报功了，而受损失的三水县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抗日战争前后连州至连江口的水运

连州西侧一条小河名叫湟川。它流经阳山县的小江、青莲、和英德县的大弯、浚洗至连江口。人们称之为“小北江”。全程200多公里。

连州至连江口的流水位落差达72米左右，所以全程有108个滩头，而且还经过两边高山的峡谷，计有马尿峡、楞枷峡、羊跳峡、枕头峡、大鲤峡、龙牙峡、三峡、黄茅峡和七里峡。水运畅通，往返的木船最多时达200多艘。大的可载货20多吨，小的5~10吨。由连江口运至连州的货物主要有食盐、煤油、棉纱、布疋、百货、火柴、白糖、陶瓷等。由连州运至连江口的货物主要有粮食、生猪、花生油、茶油、花生仁、莲子、百合、针菜、药材等。

木船由连州顺水至连江口一艘要5~6天，但逆流由连江口至连州则要十多天，而且要由船工拉缆。大船要五、六个船工拉，小船也要两、三个船工拉。拉缆的船工弯着腰，肩膊套着缆绳沿着河边的羊肠小道上吃力地向前走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上滩时。每上完一个滩便吃一些青菜白粥。遇吹南风的时候，木船便在桅杆扯起几米高的布蓬，利用风力吹送。这时就不用拉缆了。而且还可缩短航程的时间。

一九三〇年起至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止，先后有“华利”、“西安”、“新宁安”、“和平安”等小轮船（当时叫电船）参加航运。这些小轮船本身不载货物，而是以大缆拉着满载货物的木船航行。顺流南下时可拉木船几艘，两天便可到连江口，逆流北上只拉木船一艘而已。

这些小轮船启航的前一天，雇请一位老人肩着木牌。木牌写着：“×××快捷电轮，顺搭沿途客货，准期明早开八点。”

字样沿主要马路街道行走一次。每行一段路，呼喊一次，以便搭客和商行托运货物。

广州沦陷后，货源中断，电船和木船大都停航，只有小部分的小船仍往返于连州至黎阜、青莲载运片糖、豆豉、生抽等商品。

抗战胜利后不久，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湖南南部各县的农副产品的输出以及对工业品的输入不必再由连州中转。因而水运便一落千丈了。

抗日时期的广州大学计政训练班

广州沦陷后，广州大学各学院以及附设计政训练班，也随之迁至韶关的上窑，继续上课。

计政训练班属广州大学经济学院领导，是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财政部备案的。招收高中毕业或相当程度的青年，授予计政专业知识，学制一年。

这个训练班，每期招收四至五个班，每班约五十人。截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止，共计办了119个班（含在广州办的班在内），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所属的行政、税务、企业机构提供了会计人才。

一九四四年夏秋间，日寇为了适应南侵的运输需要，发动了打通粤汉铁路的战役。于是，广州大学各学院和计政训练班分别向兴宁县、罗定县疏散，迁罗定县的一批由总务长谭维汉带领，取道连县中转，这一路抵连县时又留部分教授和讲师，在连县开设计政训练班分教处，以高永康为班主任（后由朱汉慈继任），校址设在连州镇忠报坊（今镇中心小学），并于八月间招生。当时，国民党机关的人事安排，大体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机关主管人员变换，下边人员也就随之大换班。但会计人员则是例外的，由上级主管会计机关任免，单位主管无权调动，因而社会上有所谓“超然会计”之称。因此，一般人们认为能学到会计这一门知识，工作就较有保障。所以报考学习会计的人，甚为踊跃，但只录取了一百人，笔者就是这时考取的。

入学时，学费是稻谷二百斤（折收现金），注册入学后发给学生证和三角形校章。连县学员分为两个班，即120班和121班。我在120班。我们所学课程不少，有簿记、会计学、经济

学、统计学、政府会计、银行会计、财政法规和应用文等。授课老师有高永康、朱汉慈、黄文宽、梁炬章、叶启明等教授和讲师。授课时间是晚上，每晚三个小时。这个班的学期考试是比较严格的，试题中的会计分录，凡错用科目或金额计错都没有分数，会计报表不平衡也没有分数。有个名叫谢恕的学生，期考偷看笔记被发现，立即开除学籍。

120班和121班，学完预定课程，适逢抗战胜利，于是举行毕业考试，合格的发给各科成绩表和毕业证，连县计政训练班也就结束了。在计政训练班学习的连县人，有马秉政、吴传振、吴文光、张超群、谢桂洲、刘贵钿等。

原在计政训练班任教的老师，大都已作古。黄文宽教授曾任省政协委员、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省文史馆副馆长。

抗日战争时期连州见闻二则

律师事务所，门堪罗雀

在抗日战争前，连县是没有律师的。抗战军兴，特别是广州沦陷以后，省府搬来，一时间连县冠盖如云，来连县执业的律师，就不下十人，其中著名的律师有陈大年、黄文宽、黄策、黄兆麟、梁梅年、黄孟康等。此外，还有一些专替诉讼人写状纸的。但是由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激化，民事诉讼不是很多；就是有时，无奈僧多粥少，因而律师事务所常常是门堪罗雀，律师们颇感英雄无用武之地。

替身坐牢竟是一种职业

民国二十五年，国民党政府已明令禁赌。抗战时期的连县，是省政府所在地，禁赌自然更不能松弛，但是这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不论乡村和城镇均仍有赌场的存在。连州镇当时就有几处“番摊馆”。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由于在在职的警、宪、稽和驻军的长字人物，往往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的“横水”，于是便开只眼闭只眼了。但是有时为欺骗他们的上级查问，每每过一段时间就演一两次假破案的把戏，他们的做法是先商定好日期、地点，布置几个人在场赌博，然后由警、宪们装模作样地把他们一举捉获，没收赌款（少量的）、赌具，判处“赌徒”坐牢一、二个月便放出来。还在报章上大肆宣扬。这些被捉的“赌徒”实际是赌棍雇来的替身，因此，他们在监仓里不时可以享用赌棍送来的点心甚至酒肉，还可以领取一些津贴养育妻儿，真是一种奇特的职业。